

在中国古代，一封薄薄的书信可能蕴含着“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深切思念，承载着“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翻涌乡愁，传递着至关重要的命令、决策、情报，这些情感与信息在信封的保护下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被牵挂的人身边。19世纪时，无须信封的明信片诞生了。1897年10月，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发行第一版蟠龙图邮资明信片，即“清一次片”，这也是明信片在中国发行、使用的里程碑。有关苏州园林和名胜古迹题材的图画明信片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和“清一次片”并未相隔太长时间，目前已知的第一个苏州明信片由北原东洋堂发行。

这些苏州早期的图画明信片可以按发行年代和时间特征进行划分：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有东洋堂类、日本类、欧美类、公司类、照片类、综合类、校园类等版式；20世纪30—40年代，有日制类、苏州沦陷时期类、日伪类等版式；20世纪20—40年代，图画明信片上不仅有摄影作品，还有些绘画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此外还有一些非成套成组的单枚散片。

翻阅一张张明信片，会发现留园、沧浪亭、拙政园、狮子林、西园、寒山寺等园林景观照片频繁地被选用，而其他园林则鲜少露面；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了虎丘、天平山、枫桥、宝带桥、孔庙、双塔寺、玄妙观等风景名胜、古迹和寺庙景观。当我们去了解这些园林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间的经历，一些关于明信片图画选择的猜测就自然浮现。

一是这些园林和名胜的相对开放性。早在1877年3月，留园盛家就在《申报》登载园园修葺一新，将开始接待游客游览，并且明确了游园的价格。后来园中借花期举办多样的活动，饲养雀、鹤、鹿、猴等动物供游人玩赏，1923年的《苏州指南》上还有关于留园门票和茶室茶资的记载；拙政园曾作为八旗奉直会馆，后也对外开放、收取游资。风景名胜、寺庙的开放性更为突出，像虎丘，清代时建了虎丘试剑石左花神庙，花神庙会是当时苏州重大的民俗活动之一。在1934年版的《虎丘山小志》中，有去虎丘游玩要到冷香阁吃茶、买黛黛花和玫瑰花带回送人等等“攻略”。也因此，图画明信片涉及的风景区、寺庙的范围相较于园林来说更为广泛、丰富。

二是这些园林和名胜的突出代表性。无论过去或是在现在，最终印刷发行的明信片上的图画必定是经过层层考量和筛选的精品，因为版面有限必定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素材放到明信片上，一些经典的图画因其深远影响也会反复发行。例如在有关留园的图画明信片中，大多数都是留园中部的场景，还有些冠云峰等标志性景观。也正是因为这种代表性，让我们得以更为便捷地窥见过去园林的真实面貌，感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主流审美与价值取向，也让历史与文化在明信片中得以传承延续。

图画明信片除了具有艺术、收藏等价值外，还有不容忽视的文史价值。同时，由于明信片是公开、批量发行的，相对于照片来说更容易被人们获取和保存，明信片上直接呈现的、间接反映的历史信息也就有了更多留存的可能性。若干年

时光来信——近现代明信片中的苏州园林和名胜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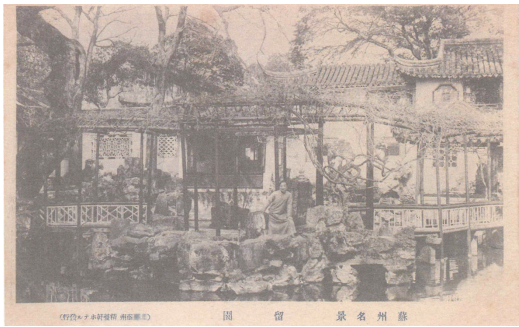
顾佳燕
施春煜



沧浪亭(1920年左右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一个美丽的中国园林(1920年左右美国国王山贸易图片公司(上海)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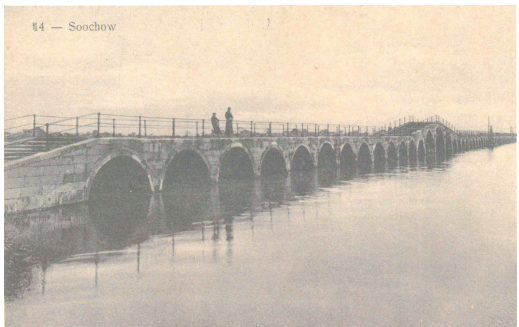
留园中部的栏杆(1921年左右精养轩堂发行)



苏州站的栏杆(1921年左右精养轩堂发行)



平门桥的栏杆(1939年左右由日本大正写真工艺所制)



宝带桥上的铁栏杆(1910年左右由美国(菲律宾)烟草广告图片公司(上海)发行)

后的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些明信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印记。

以建筑为例，从苏州早期的图画明信片中可以看出园林、风景名胜中已开始使用新时代特征的建筑材料。有些地方设置了铁栏杆，这些铁栏杆与传统中国栏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传统栏杆多为石制、木制、石木共制，有着岁月的沉淀与东方的韵味；而这种在清代中晚期传入中国的铁栏杆极具西方特色。有些栏杆在明信片中并不能清晰地判断其材料，但可以看到其样式上的改变。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苏州留下诗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内桥梁数量繁多、绿浪与红栏相互映衬的美景，也说明了当时桥梁普遍采用的是涂了朱漆的木质栏杆。虽然到了宋代后，石栏也逐渐流行起来，但在明清时期的园林中涂了朱漆的木质栏杆还是受到了园主们的青睐。栏杆是园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园冶》第二卷中就罗列了一百种栏杆的样式。当时留园中部等处的栏杆样式和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的栏杆样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更接近于苏州站、平门桥上的栏杆，是几何图案的重复。时至今日，留园中的这些栏杆已不复存在，但留存下的明信片见证了这段历史，讲述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关于宝带桥安装铁栏杆的缘起，在2022年《苏州日报》上有文章进行了探讨，翻阅《李超琼日记》，其中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三月二十二日(农历)部分写道：“……遂雇小轮船拖带，东至宝带桥以俟。桥上左右新为铁栏以护行人，昆仲祝郎中承桂请于余，为之批准者也。适工甫竣，便往阅视，尚完整称便焉……”栏杆的安装是苏州乡绅祝承桂向属地元和县知县李超琼提出的，得到批准后施工，于1897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前完工。现在的宝带桥上早已没了铁栏杆，在1921年左右出版的明信片中，也没有铁栏杆的痕迹，虽然这并不是绝对性的证据，但也为判断宝带桥铁栏杆的安装与拆除提供了些许佐证。

苏州古典园林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一次修整，当时的原则是“重点修整，一般维护，先修名园”。园林最初的样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所差异。比如留园可亭的顶部，据《留园志》记载，1953年整修时因原顶已毁，整修后以花瓶代替，比昔时略尖一些。又如留园曲溪楼的窗户，在1939年左右印制的明信片中，可以看到曲溪楼上的窗户并不是全用明瓦覆盖的，中间有块方窗，和如今的样貌略有差异，这块方形的窗框中使用的应该就是玻璃。沧浪亭面水轩的长窗材质在光影中也能分辨出是不一致的。明瓦这种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在江南一带盛行一时，多由牡蛎壳、河蚌壳和海月壳制作而成。在《长物志》中提到园林的窗，“俱钉明瓦，或以纸糊”。清代时，玻璃在宫廷建筑中渐渐流行。到了晚清民国时，玻璃窗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门窗装饰风格融合了中西风格，在民国时期修建或修缮的苏州传统建筑中，常见的玻璃窗为木窗框，少量为钢窗，搭配着无色平板玻璃、压花玻璃和彩色玻璃三种。在苏州园林中，狮子林的玻璃花窗样式丰富、色彩多样。而有些园林建筑的窗户上明瓦和玻璃两种材料兼用，说明园主既考虑了实际的采光效果，又对古典园林建筑门窗的传统装饰风格和古旧材料有种难舍的情结。

在过去，当我们探讨起如何揭开数百年前园林的历史面纱时，首先浮现在脑海的通常是那些老照片。这些照片如时间的密语，记录着历史的瞬间。然而，许多照片都是私人所摄，并不容易流传到大众的视野中，而且在私人收藏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颠沛流离而散佚，可能在时光气温中慢慢自毁。明信片，这一小小的纸质载体，在它们公开发行后，如同时光的使者，将过去的风景定格在每一寸纸面上，并被广泛传播，在收藏爱好者悉心呵护下留存至今。明信片上的图像，或许是一幅园林的全景，或许是一座古桥的情影，或许是一片湖水的波光粼粼。这些图像，如同历史的画卷，将我们带入那个早已流逝的时代。

(图片来源：陆树笙编著《清代民国苏州明信片图鉴1898—1941》)

从湖南宁乡官山前往长沙途中，在一个叫做沙田的地方，远远看见路边竖起一块高高的红色路标，旁边的田埂上横亘着一块巨大的宣传牌，上面写着“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故里”。我既诧异又惊喜，诧异的是何叔衡的故居居然在这层峦叠嶂的大山中，惊喜的是我居然来到何叔衡家的村庄里。由于曾经为平江县多个革命先烈故居和纪念馆撰写陈列内容方案，从历史文献中知道何叔衡是多位平江早期革命者的人党介绍人之一。于是我决定去何叔衡故居凭吊英烈。

从106县道的长冲村处右拐，我们的车便进入乡村的小路。乡间的道路弯弯曲曲，路两边竖立的是介绍何叔衡事迹的宣传窗。穿过几户农家的房前屋后，一栋被苍翠松竹包裹，粉墙黛瓦的清代湘中民居建筑呈现在眼前。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1876年的他，早年中过秀才。1913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学校并入公立第一师范，由此结识了比自己年轻17岁的毛泽东，并成为挚友。

在长沙求学期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逐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参与创建新民学会，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29日傍晚，何叔衡和毛泽东登上去往武汉的小火轮，他们从长沙小西门上码头出发，通过湘江，经过洞庭湖，然后停泊在岳阳休整，再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汉口，在那里转乘大轮船奔赴上海。到上海后，何叔衡和毛泽东一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革命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何叔衡故居是一座土木结构的普通农家小院，黄土夯筑的墙体、斜檐翘角的小青瓦屋面，经过漫长岁月浸染已经泛起褐色的门窗，显得质朴、沧桑。何叔衡在这里生活、读书、成长，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广阔的世界。我在故居内徘徊，房间里家什农具一应俱全，仿佛房屋主人还在劳动耕作；卧室床铺上的被褥整齐叠放，就像是主人外出串门会马上归来；书桌临窗而放，桌上的煤油灯似乎还有余热。一件件历史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诉说着何叔衡“此生合是忘家客”——这位以诗言志的革命者，心中装的是共产主义事业，装的是劳苦大众，而唯独没有自己。

故居内一间客房，是毛泽东和萧子升当年游学时在何叔衡家的住所。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萧子升为了了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状况，同时也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们未带分文，风餐露宿，行走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7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来到何叔衡家。老同学登门，何叔衡的家人分外开心，宰鸡杀猪，以农村人最朴实、最隆重的方式接待他们。在何家的两天三晚，毛泽东和萧子升向何叔衡分享游学路上的所见所闻，在一起探讨所经过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状况。他们参观何叔衡家的菜园、农田、猪圈。在何叔衡的带领下，他们走访四方乡邻，足迹踏遍沙田杓子冲的每一片土地。我在客房内伫立，站在毛泽东、萧子升的照片前，耳边似乎还能听到他们三人畅叙友情、侃侃而谈，还能感受何家热情似火的待客之道。

这是一件雍容华贵、淡雅细腻、线条流畅的宝物，对于扬州来说，意义非凡。

它是漂洋过海辗转而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宫廷御藏之器，收藏者却是一位名声大作的外籍绅士。此物几经周折，来到了扬州，成为隋炀帝陵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这是扬州的荣耀。

文物之美，亦为文化之美。文物是沉默的，却在诉说着经典的故事；文物是静止的，却又拥有澎湃的心跳。让我们仔细欣赏这件文物，聆听它背后与扬州深切的故事。

初看此器，形制硕大，工艺精湛，色泽典雅。上有盖，盖面设金色狮纽，瑞狮蹲坐，姿态威严。器身瓷质粉润，绘有花园、人物、花鸟，还有缠枝云纹，绘画精美、淡雅细腻、细节生动，说是文物精品杰作一点也不为过。

细赏全器，描绘的是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时节，帝王与随从在宫苑嬉戏、纵情赛马的热闹场景。外壁场景环绘。庭院中，亭台楼阁，粉墙黛瓦，蜿蜒曲折；又有艳色耀日，香风袭人，诸女身着华丽裙衫，扬鞭持杆，各展骑姿，驰骤如神，雅态轻盈，或驭、或驱、或奔、或停，相对追逐于西苑戏楼前，构成“青丝飞紫繁花骊”之景；院中隙地，山石嶙峋，优树丛生，与殿在一起，山石旁，一棵桃树挺拔，浓阴蔽日，一棵桃树遒劲，桃花盛开，呈现出群芳争艳的美好景致。盖沿、罐顶、肩及近足处加饰缠枝花卉纹、圆形开光云肩纹、变形莲瓣纹等，优雅十足。

整体来说，该器烧造、装饰工艺精湛，画面紧凑饱满，场景动感十足，人物细腻传神，绘画技法精纯，设色丰富艳丽，诚为

路遇何叔衡故居

张迎冰

何叔衡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革命的播火者。中共一大会议后，何叔衡和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发展党团组织，培养党的力量，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船山学社发起成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前来学习。何叔衡不但带领女儿、女婿投身革命，同时，也把革命的火种引入平江县。

1920年代，平江人李六如、方维夏为开启民智，在省城长沙开展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他们创办夜校，发表文章倡导全民教育，引起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的注意。经李六如的学生、同为平江人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喻寄萍牵线，李六如与何叔衡在船山学社相见，两人一见如故。1921年10月，何叔衡与毛泽东介绍李六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平江人毛简青从日本留学回国。经李六如引荐，毛简青在何叔衡与毛泽东的介绍下，于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平江工会会长陈弗章，启明学校老师余贲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到两年时间，何叔衡与毛泽东先后介绍了五位平江人入党，为平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叔衡与毛泽东为平江点燃的革命之火开始熊熊燃烧。1922年冬天，平江成立共产党小组；第二年，湖南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平江支部成立。马日事变后，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革命武装，成立工农义勇军，这支队伍奔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尔后，又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组织全县20万农民武装直扑县城，史称“三月扑城”。这是平江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工农大起义，平江也因此成为当时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同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红五军，驰骋湘鄂赣。何叔衡与毛泽东播下的革命火种，点亮了平江人民前仆后继跟党走理想信念之灯，演绎出史诗般的传奇历史。

我来到何叔衡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简朴，靠近床铺一侧的墙上悬挂着何叔衡的照片。眼前的何叔衡头戴着一顶小帽，身着青布长袍，八字胡乌黑浓密，玳瑁框眼镜后炯炯有神的目光刚毅而凝重。我脑海巾闪现的是他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栉风沐雨，深入田间地头访察民情，为解决苏区人民的粮食、水利、教育、交通等民生问题呕心沥血的场景。为了将苏维埃共和国打造成一个真正廉洁的政府，他发明“控告箱”收集群众意见，控告箱后来演变为举报箱，一直沿用至今。他还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严惩党员队伍里的贪污腐败分子，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反腐第一枪。由于他纠正冤假错案，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撤去所有职务，但他无怨无悔，对党忠贞不渝。1935年2月24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何叔衡，在福建汀汀水口小远村，遭遇强敌围堵，他奋身跳崖，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走出何叔衡故居，广场上何叔衡铜像在青翠的松柏簇拥下，庄严肃穆。铜像底座上的何叔衡目光深邃，傲然挺立在天地间。前来故居瞻仰和凭吊的游人络绎不绝，远方一群游客举着红旗从乡村大道上走来，风卷红旗如画。

雍正粉彩陈设重器。

如此精美的文物，为什么说与扬州有关联呢？原来，画面中的帝王正是隋炀帝。他手持折扇，悠然自得，目光凝视着庭院中正在发生的赛马场景。一旁的随从手舞足蹈，形态各异，与隋炀帝的静观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场景，描绘的就是隋炀帝在江都宫苑奢逸享乐、纵情声色的刹那写实。

隋炀帝在江都宫变中被缢杀整整1395年后，其在扬州后头山的终葬之地重见天日，成为惊天发现，今年初，遗址已经保护好并且建成公园对外开放。这件器物能回到扬州，要归功于扬州文物商店的苦苦寻觅。正是由于他们的胆识与魄力，这件文物才能为扬州所拥有、所珍藏。

解读这件文物，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隋朝这一短暂王朝的悲剧命运。隋炀帝的功业，自不待说。他开凿大运河、西巡张掖、修筑长城、三征辽东等等，充分体现其雄才大略、功业厥伟。但是他纵欲亡国、残害百姓、有亏圣德，最终导致身败名裂，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一书中指出：“游玩是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隋炀帝喜欢到处巡游，尤其是三下扬州，簇拥着庞大的侍从队伍，凡经之地百姓生齿被破坏得荡然无存，民怨沸腾，才会导致江山危如累卵，岌岌可危，最终性命不保、江山易帜。

这件珍贵的文物，从器物造型、构图等方面来说，不失为一件精品。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又令人唏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游戏人生的苦果，总得自己品尝。即使是帝王将相，也无从幸免和例外。

徐国兵

滨州市博物馆深挖地方红色资源 系统传承红色基因

黎强 霍怡帆 黎晨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同时也是渤海区成立80周年。渤海区及其前身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作为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休养整训的可靠后方，在革命年代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滨州市博物馆联合淄博市、德州市共同策划了“筚路蓝缕——渤海革命老区抗日战争纪实展”，旨在深挖地方红色文化，在保护的前提下活化利用革命文物，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联动区域力量，深挖地方红色文化资源

展览从动议到落地开幕历时7个多月，通过“日军残暴入侵，军民奋起抵抗”“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保证抗战供应”“合并成立渤海区，抗战最终胜利”三部分展示了80年前，英雄无畏的渤海区军民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革命传统。今天的滨州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渤海区的

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赓续红色血脉

此次展览汇聚了滨州市现辖一市两区四县7家县级以上文博单位具有代表性的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文物80余件(套)，以及淄博市、德州市渤海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物20余件(套)、配套5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

创新教育模式，系统传承红色基因

展览开幕后，多措并举，做好社会教育工作，系统传承红色基因。以大思政课为抓手，发挥好展览的教育作用。把课堂设在展厅里，组织县市区大学、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学生在展厅里听烈士家属讲述革命年代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身边人讲身边事，李旭是滨州市沾化区第二实验小学的一名教师，也是烈士李树友、李树成的胞弟李树安之曾孙。李旭老师按照曾祖母生前口述的李家两位烈士生平事迹整理成了故事《哥，咱们回家》，以烈士家属的

奋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革命传统。今天的滨州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渤海区的

呈现了渤海区成立前后军民轰轰烈烈的抗战史。滨州市博物馆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采用专业文物展柜，在展柜和展厅内配备恒温恒湿机，使文物始终处在恒温恒湿状态，能够有效防止文物因环境变化而受

身份讲述烈士的故事，配合展览展出的革命文物，既体现了红色基因代代传，又可以让更多参与的受众更深刻地理解革命的意义。把展览和口述史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见人见物见精神，真正做到“有物可看，有事可说，有史可讲”，构建出展览的叙事化表达，让学生们在烈士家属的讲述中重温渤海区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缅怀渤海区党政军民的丰功伟绩，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展览在展三个半月，接待观众99867人次，团

中心区域，在渤海区成立80周年之际，滨州市联合淄博市、德州市以区域联动的方式，共同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做好革命文物、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升地方文化的认知度和知晓率。

到损害。展柜内的灯具采用冷光源LED灯，确保每一束光线都能精准投射于展品之上，既能表现展品，又实现低照度下的展品保护。专业的展柜还能防尘、防虫、防风、防光害等，从而大大降低了文物受损的风险。

体88678人次，学生52178人次，真正实现了系统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资源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渤海区及其前身冀鲁边区、清河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孕育形成了老渤海革命传统。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重温渤海区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缅怀渤海区党政军民的丰功伟绩。